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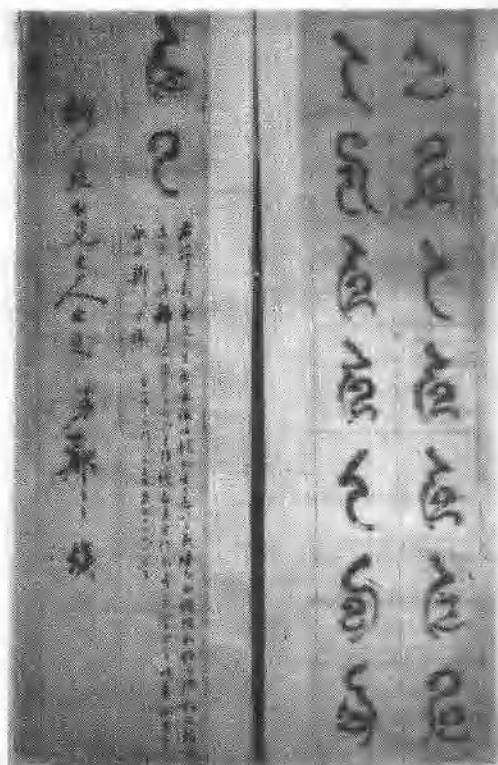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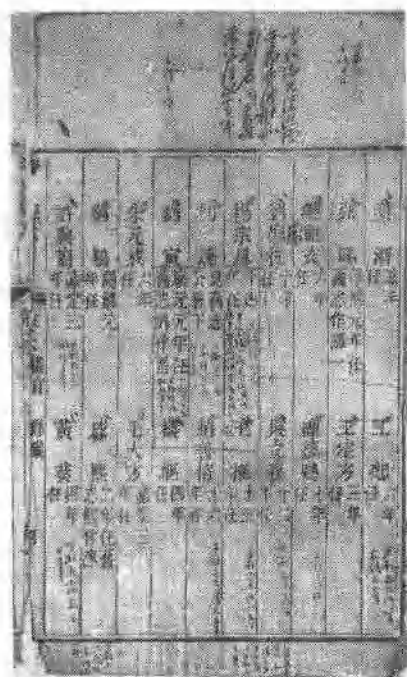
瑞安文史資料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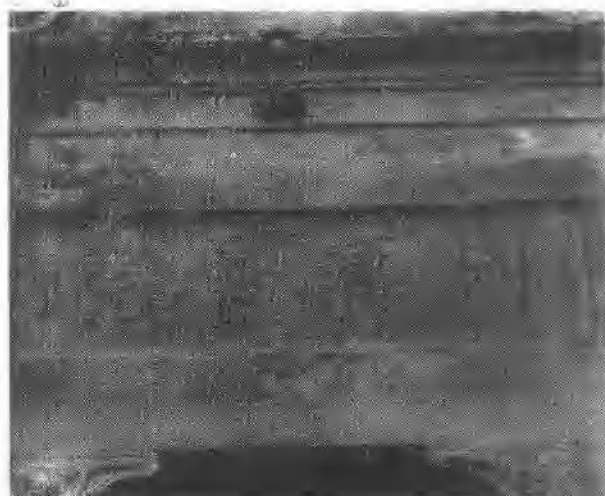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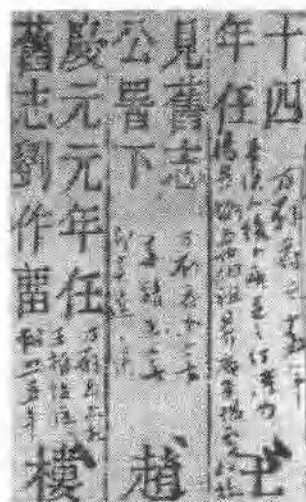
政协瑞安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四年十月



1	3
2	4

1. 孙治让就通行本《瑞安县志》精校标注的
书页（现存本县文物馆）
2. 同上之细部
3. 郑曦书匾文挂条末幅（原件存本县文物馆）
4. 利济医院匾额（前三字孙衣言原笔，“院”
字系薛遇宸隶书）



目 录

孙诒让与甲骨文字学的创始和发展·····	王超六(1)
关于玉海书藏·····	林炜然(6)
利济医学堂和学堂报·····	俞天舒(8)
改良派重要人物陈虬的轶事·····	林炜然(11)
辛亥革命参与者——先父沈建豪·····	沈士奇(17)
抗日时期瑞安四度沦陷记·····	林佛慈遗稿(20)
温州的“四一九”事变·····	郁宗鉴(29)
李笠《史记订补》名闻日本·····	王超六(31)
与鲁迅先生有交往或接触的瑞安人士·····	胡今虚(33)
对于李毓蒙老人事迹的几点补充·····	应复生(36)
种花老人潘志雅·····	许世锋(37)
附录：仙岩圣寿寺佛陀池碑记·····	项 骧(39)
来信选登·····	(40)
编后记·····	(41)

孙诒让与甲骨文字学的创始和发展

王超六

孙诒让，字仲容，又号籀廬，瑞安人，清末朴学大师。其生平，《清史稿》有列传，章太炎又为之作传，张謇为作墓表，薛钟斗、宋慈抱、朱芳圃与先生哲嗣延钊分别作年谱，一九四七年，浙江大学出版《浙江学报》创刊号，为孙诒让诞生百年出纪念刊，一九六三年杭州大学出刊《孙诒让研究》。

鲁迅说：“清末治朴学的，不止章太炎先生一个人，而他的声名，远在孙诒让之上者，其实是为了他提倡种族革命，趋时，而且还“造反”。（《鲁迅全集》第五卷第434页）。

蔡尚思说：“他（孙氏）的学问既精又博，于书本外，兼研古器物，非章太炎、刘师培可比，更为其他前后许多大师所不及。”（《中国文化史要论》第75页）

孙氏著作三十余种，有关经学的，如《周礼正义》《周礼三家佚注》《大戴礼记诂补》《六经甄微》《尚书骈枝》《周书斟补》《九旗古义述》等，有关子集的，如《墨子闲诂》《商子、庄子、吕氏春秋、韩非子、鬼谷子批校》《籀廬述林》等，有关文字学的，如《契文举例》《名原》《古籀拾遗》《古籀余论》等，有关校勘的，如《札迻》《孔子家语校记》《广韵姓氏刊误》等，有关地方文献的，如《温州经籍志》《温州古甓记》《永嘉丛书札记》等。以《周礼正义》《墨子闲诂》《契文举例》为最著。

《周礼正义》一书，章太炎评为：“古今言周礼者，莫能先也。”梁启超评为：“当为清代新疏之冠。”《墨子闲诂》一书，俞樾（曲园）为之作序曰：“……自墨子以来，未有此书也。”梁启超评为：“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寻之，古今注墨子者，莫能过此书。”《契文举例》一书则为甲骨文字学的创始，兹就此书浅述之：

（一）甲骨文字学的创始

甲骨文字是用铜刀或石刀刻在相当坚硬的龟甲兽骨上的东西。文字刻得规整而美观，字大者径逾半寸，字小时细如芝麻，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县西北五里的小屯村。这是殷代王室刻在卜用过的龟甲兽骨上的纪录，是公元前一千三百多年，到前一千一百多年间之物。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以前，当地农民锄地便有所发现，但误认为龙骨作为药物出售。1899年，清国子监祭酒王懿荣从药店配药，中有一味龙骨认出上面刻有文字，才加以注意。据丹徒刘鹗铁云著《铁云藏龟》和王子崇焕所撰的《王文敏公年

谱》载：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有个姓范的古董商人拿有片龟版来北京，王懿荣看了，狂喜，用大价钱留下。以后潍县赵执圭也得到数百片卖了王氏。王氏爱好金石，喜欢收藏铜器、石刻、古钱、汉印等古玩文物。他说自己性耽金石，与日俱深，平日花去了薪俸，连妻子嫁奁的手饰，也不借典当来购买文物，所以王懿荣是第一个发现了甲骨文。

王懿荣对于甲骨文，仅是发现而已。以后，刘鹗（铁云）集得甲骨五千版，甄其略明晰者千版，依西法拓印《铁云藏龟》亦仅作古董流传，共同鉴赏。孙氏经研究后，即成《契文举例》一书，为甲骨文字学开山鼻祖，才创始了甲骨文系统之学。孙氏之所以名其书曰《契文举例》者，以文字之兴，原始于书契。契之正字为𠂔。诗大雅烝云：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毛公训契为开，开刻义同，是知契刻又有施之龟甲者。

此书于光绪甲辰（1904年）十一月写成。一说：此书撰毕，即以原稿寄端方。辛亥革命爆发，端方死于蜀中，此遗书散出。一九一三年冬，王国维得此稿本于沪肆，因寄罗振玉，刊于吉石庵丛书中，其书始行于世。谭隐庐复据以缩小重印，成巾箱本。二郭沫若说：一九一三年，王国维始于上海，发现瑞安孙诒让所著《契文举例》原稿，后收入罗氏吉石庵丛书中。三、瑞安李笠说：《契文举例》稿，系孙氏生前寄给罗振玉的，罗留其稿，到孙氏死后印行。

（二）孙氏对甲骨文的贡献

孙氏在《契文举例》自叙中说：“甲文既出于刀笔，故庸峭古劲，觚折浑成，恍若读古史手札。惟篆画纤细，拓墨漫漶，既不易辨初，甲片又率烂阙，文义断续不属。刘本无释文，苦不能畅谈也。蒙治古文大篆之学四十年，所见彝器款识逾二千种，大抵皆出周以后，赏鉴家所槩揭为商器者，率臆定不能确信，每恨未获见真商时文字，顷始得此册《铁云藏龟》不意衰年，睹兹奇迹，爱玩不已，辄穷两月，力校读之，以前反覆者，参互采择，乃略通其文字，大致与金文相近，篆画尤简省，形声多不具，又象形字颇多，不能尽识。所称人名号，未有谥法，而多以甲乙为纪，皆在周以前之证。一一今就所通者，略事疏述，用补有商一代书名之佚，兼以寻究仓后籀前文字流变之迹，其所不知，盖缺如也。”这说明了甲骨文发现后，当时并未有人下功夫，加以考释，孙氏则是试探甲骨学的第一人。他开辟了后来学者，以甲骨文、金文证文字，由文字考古史的新途径。

《铁云藏龟》于一九〇三年传世后，孙氏于翌年（1904）所以即成《契文举例》者，以“蒙治古文大篆之学四十年，所见彝器款识逾二千种”，对文字学校勘学造诣精深，学问渊博，才能创见卓越，诚非一朝一夕之功。若非孙氏对篆籀谱系，了如指掌，就不可能肯定它们的父祖关系，龟甲文也终于作为古董玩好而已。若非孙氏这个定位卫星的全面扫描，确定了时、地主轴，则苍茫烟水，后来学者的电子显微，就无从拈察古

史的毫芒。

《契文举例》共分月日、贞卜、卜事、鬼神、卜人、官氏、方国、典礼、文字、杂例等十项。在论证每一类时，首先引用古籍，来说明龟甲文中的内容，例如在“卜事”类内说：“书洪范说卜五，日雨、日霁、日蒙、日驿、日克。”孔颖达疏引郑注，谓五皆卜兆之名。《周礼·春官》大卜云：以邦事作龟之八命：一曰巫目、二曰巫比、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比、六曰巫式、七曰巫比、八曰巫式。举例说明之：

1、以甲骨文、金文证经典，以经典证甲骨文、金文。例如：

①𠄎……窃谓此非“相”字，乃“省”字也。《说文·目部》“眚”，从目，生声。”此下从横目形，上从半者，即“生”之省。犹“静”从青声，《说文·丹部》：青，从丹，生声。”金文或作𠄎。（毛公鼎）……金文更有作𠄎者，又省半为眚，盖亦一字。又古字“眚”与“省”通。凡金文云“青”者，义多为“省”之假借。窃疑其作眚者，或即“省”之异文。《说文·眉部》：𠄎，视也，从𠄎，省从𠄎。”二字声义本相近，固可互通也。《春秋庄公二十二年》“肆大眚”，《公羊》“眚”作“省”。《周礼·大司徒》眚礼，郑注“眚”作“省”。《释名·释天》云：眚，省也。”并其证。如《南宫鼎》：王令中先𠄎南或。”谓先省南国也。《宗周钟》：“王肇𠄎文武𠄎疆土。”谓王巡省文武之疆土也。以上二文与《易·复·象辞》“后不省方”，及《诗·大雅·常武》：省此徐土。”义并合。此并巡行省视之义。

②𠄎，金文《豳白陂》说“金车之饰有金𠄎”。《毛公鼎》云“右𠄎，亦同。𠄎当为“𠄎”，原始象形字。盖古乘车、兵车，并以𠄎持衡，衡箸两𠄎，以扼两服马颈。𠄎，上从一，以象衡；中从𠄎，以象𠄎；下从几，以象𠄎。其义甚精。《说文·车部》云：𠄎，轅耒也。从车，𠄎声。”则变为形声字而无古文𠄎。盖许君未见此字，故不免遗混也。金𠄎，《诗·大雅·韩奕》作金𠄎。”《说文·𠄎部》：𠄎，科𠄎木𠄎也。从𠄎，𠄎声。”与车𠄎义异。以金文证之诗文，当亦作𠄎，与𠄎形近而误。学者不知古文自有𠄎字，遂以𠄎为𠄎之借字矣。”

孙氏治学严谨，因严谨而自信。他在所著《古籍余论》后叙说：“他在壮年时，为了要看遂启祺鼎这件实物，不惜跋山涉水，亲自考察，虽未访到，但至焦山一地亲自得到了有名的无重鼎等拓本数十纸。他在所著的《名原》中说：“后之求古文奇字者，执吾说以求之。”章太炎在评定有清一代的朴学等第时，把其业师俞樾与黄以周、孙诒让都列为第一等。章氏对他们的总评价是：“精研故训而不支，博考事实而不乱，文理密察，发前修所未见，每下一义，泰山不移。”（朱仲玉著《章太炎》）又说：“诒让治六艺，旁理墨氏，其精缚足以摩致姬汉，三百年是等双矣。”（章炳麟《孙诒让传》）

2、对甲骨文、金文、石鼓文作综合研究，相得益彰。

他著《名原》一书，把甲骨文、金文、石鼓文等进行综合的比较研究，与《说文》

古籀互相勘校，来寻求古文大小篆的沿革，也就是对文字的起源、发展、演变等进行了考证。全书上卷三篇：原始数名第一，古章原象第二，象形原始第三。下卷四篇：古籀撰异第四，转注揭橥第五，奇字发微第六，说文补阙第七。

孙氏写给章太炎的信说：“近唯以研究籀古文大篆自遣，颇设外人著文明史者，谓中国象形文已灭绝。顷从金文、龟甲文获十余名，皆确实可信者。附以金文奇字，为《名原》七篇。”可见其爱护祖国文化的热情。刘节撰《名原校证序》云：“近年古器及卜骨出土更多，考释者风起，惟综贯音、形、义，上探造字之源，揭示甲骨文、金文、小篆演变之异，若《名原》者，实未之见。（《孙诒让研究》，杭大一九六三年）

他著《古籀拾遗》一书，是从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与吴荣光的《筠清馆金文》三部书中，选取重要铜器六十六器进行考释。

他著《古籀余论》一书，所考释的铜器，是从吴式芬的《摹古录金文》内，选取重要铜器铭文一百〇四器，加以考释。罗振玉说：“孙氏将不同时代的铭文，加以偏旁分析，借此种手段，用来追寻文字在演变发展之中的沿革大例——书契之初轨，省变之原或流变之迹。对古文字最大贡献，即于此。”（陈梦家著《殷墟卜辞综述》第二章文字部分）

此外，孙氏从古字考释上推求，根据甲骨文、金文，从“火”字都作尗的事实，参证《考工记》：画缁之事火以圜。郑注云：“形如半环然”的解释，提出“文字权舆，出于图画”的命题。（《契文举例》31页）

3、用象形古字来考证古代文物制度。

《今考金文》“车”本象驷马之全形，其义至精，不徒可正《说文》之舛，且可考正古驷马车制。今略释之：盖金文“车”字，如《吴彝》《毛公鼎》并作𨋖。谛审其形，左两中象两轮；旁两画，象轂崙之键而轴贯之；其中画特长，夹于两轮与轴午交者，辘也。辘曲为梁形，前出两连于衡，故右为丰形。长画与辘午交者，衡也。两旁短画下岐如半月者，轼与轭也。盖衡缚于辘，轭缚于衡，而辘又缚于轭。顷见汤阴美里出土古龟甲文，亦有车字作𨋖，与金文同。惟中画上下分岐，不相联母，则契刻偶错异耳。龟甲文多象形，又有且甲、大戊诸称号，近人定为商时物，则较金文尤古。（《籀字车字说》）

唐兰《甲骨文编序》对孙氏在古文字学研究的总方向，说：“溯其本原，本其流变，湮晦者发明之，伪误者校正之，合之可以征社会之演化，析之可以考一字之历史。”这是对孙氏甲骨学最精简的总结。

（三）甲骨学蔚为大观

《契文举例》行世后，继起研究者为海宁王观堂（国维），他说：“古来新学问之

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有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他认为清末民初新发现的学问，可分五类，首列殷墟甲骨文字。他研究甲骨文与上古史相结合。他说：“太乙卜丙，正传写之伪文；入商宅殷，辨国邑之殊号。至于取日卜牲之典，王宾有爽之名，燎燎寤沉之用，牛羊犬豕之数，提益之事，悉难同于周京，文献之传，夙无征于商邑，凡诸散佚，尽在敷陈。”（殷墟书契考释后篇序）王氏之治甲骨，志在明史。其治殷史，皆根据于契文。计先后撰《古史新证》《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主考》《殷商制度论》《殷都八迁考》等。与王氏共同研究甲骨文的罗振玉作《殷墟书契前后编》《殷墟古器物图录》等。

用甲骨文以证历史，风气既开，学者继起，有从事于礼制的研究，有从事于社会经济的研究，有从事人名、地名的研究。董作宾作《新获卜辞写本》《小屯殷墟文字甲乙编》，郭沫若作《卜辞通纂》《殷墟粹编》等，胡厚宣作《甲骨六录》，《厦门大学所藏甲骨文字》《甲骨续存》，陈梦家作《殷墟卜辞综述》，朱芳圃作《甲骨学文字记》《殷周文字释丛》，杨树达作《殷墟琐记》《积微居甲文说》等等，不胜枚举。承先启后，踵事增华，各成一家言，蔚为大观。

王国维说：“书契文字之学，自孙比部（诒让）。而罗参事（振玉），而余（王氏自称）所得发明者，不过十之二、三，而文字之外，若人名、若地理、若礼制，有待于考究者尤多。（类编卷首叙）

郭沫若于一九六四年初夏，专程来温州瑞安参观孙氏藏书《玉海楼》，兴致勃勃，挥毫写了琴条：“甲骨文字之学，创始于孙仲容，继之者为王观堂，饮水思源，二君殊可纪念。”

龙山杨府庙戏台联

沧海云烟，百年过眼； 上方钟磬，一样惊心！

孙 衣 言

附注：该庙原与观海亭龙山寺毗连。

关于玉海书藏

林炜然

瑞安孙氏以学术世其家，故玉海楼非为藏书而藏书也。

孙氏收藏始于洪杨革命失败，满清政局相定之际，而江浙人文渊藪，一时故家珍秘散佚待收。其初期所得如德清戴望、钱塘罗以智遗籍，率经精读手校或移录名家批校原本，固可知其属意所在矣。

琴西先生治永嘉经制之学，着重知古，故于史部笺校甚勤。曾见其就通行之局仿汲古阁本《新五史》，参校《旧史》、《十国春秋》、马、陆两《南唐书》、《五代史记注》、《纂误》、《纂误补》等，几及二十种。闻他史称是，政书、典志亦然。太仆又擅桐城义法，于集部自汉、魏以迄明、清多手加评点，并富笺札。即所辑之《永嘉丛书》亦多据名家校本或传抄精本。一书勘核，版本有多至三四种者，散佚文献亦得复归完整。

仲容先生继之，集乾嘉以后朴学大成。虽于书无所不读，实则侧重经、子。即如《礼运》所录，扼要征引，片语断案，奥词僻义涣然冰释；每复发人深省，面目为之一新！解放初期，偶于旧书铺废纸堆中发现先生精校标注之《嘉庆瑞安县志》散页。辑之，得《职官》《选举》两卷。校勘再三，朱墨斑烂。眉端、行间，蝇头细注，复叠交加，令人应接不暇。（参阅封2图片）因而平时阅读所及，辄与标注核对，倘偶为先生所遗者附录于末，然二十余年所遇仅三数条而已。仰见先生阅览之广，笔札之勤，令人肃然起敬！

——合之两世，实遍及四部。故就手泽遗留言，则玉海丰赡，可云冠绝宇内。

顾两世撰述宏富，刊行之时颇多理董未完。孟晋丈又继之，~~纂辑~~纂作未及先世，而复检引用原书，整理勘核，实甚精勤。如《瓯海轶闻》参涉群籍几及千种。其最后十数卷较之前此《永嘉学术》门之网罗宏富、系统清明者，不但精粗不称，甚且卷目未分，显待勒成定本。而征君已刊著作，亦间有校勘未精或事后改定者。《名原》一书，则涉及契文古籀者尚留墨钉，孟丈均作校勘记，并有《礼墨述训》、《契籀述训》之作。征君原有《古籀大小篆沿革表》未完。此极便初学而工实艰巨，丈曾与言将着手续成。今归道山，不悉曾否成书。故章太炎氏赠以联云：“祖武孙绳，乾淳国学；父作子述，王

惠家声。”非但说明太仆、征君两世不同之学术指趋，且甚重视孟丈绍述之功。较之郭君“桃李波瀾”一联，实具体而全面。

抑尤有进者：太仆介弟渠田先生之海日楼亦富藏书，且多经校读。孙氏亲友如黄仲弢、宋平子等，多绩学之士。而仲容先生复雅尚商讨交流，亦取用宏多，斯精粹集于玉海，非徒父子、祖孙也。

综上管窥所及，窃谓：玉海庋藏，其独有、特精之稿本、抄本固属重要，而所云“书受其益”之校本，就发扬文化遗产言，实孕蓄大量之研究信息，要在吾人之传感性能何如耳。今书既移贮杭大，所望该校师生暨邦人硕士慎护而利用焉！

瑞安籍人士参加同盟会者：

姓 名	字 号	曾 任 职 务	原 住 址
许 癸	达夫	北京政府国会议员	城关渔篁街
沈 靖	建豪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处处长	城关劳动巷

瑞安籍人士参加南社者：

姓 名	字 号	过 去 著 作	原 住 处
洪炳文	博卿	著有东甌采风集、花信楼散文、小乐府等	城关柏树巷
项 骧	微尘	著有浴日楼诗文集、太平天国史等	城关草塘巷
许 铸	冶荪	本刊第一号已有介绍	城关渔篁街
王 凝	冰肃	诗集未刊	城关小沙堤
薛钟斗	储石	著有西甌山志、孙膑庖年谱等	城关西门街

利济医学堂和学堂报

俞天舒

利济医学堂创办于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①，创办人陈虬，是清末浙江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校址设在瑞安县城杨衙里（今公园路）的利济医院内。

利济医院是浙南最早的一所医院，也是陈虬创办的。院址是一个大院落，拥有楼房和平屋三、四十间，在台门的门楣上，有孙衣言题的“利济医院”大字石额。现在它是瑞安社会福利院福利厂厂址。这群建筑物，因其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纪念价值，已被列为瑞安县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利济医学堂创办时间之早，在全国名列前茅，它仅比我国第一所医学校，即1881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的医学馆迟四年。而天津医学馆学习的是西医，不是中医。就科别方面论，瑞安利济医学堂堪称我国第一所中医学校。但国内一些医学史著述中，把我国第一所中医学校，都认为是上海丁甘仁在1915年开办的“中医专门学校”，这是必须要更正的。^②至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因温州地处海隅，过去交通阻塞，利济医学堂又早已停办，未为海内治医学史者所闻悉之故吧。

利济医学堂是陈虬力图采用西方的办学制度与方法，来改革我国封建教育制度与方法的一个尝试。所以，学堂立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陈虬手订的《习医章程》共十五条。规定学生入学年龄为十四岁以上，入学后要先察看一个月，才准缴费注册，方算正式学生。学习年限规定五年，经过毕业考试，成绩及格，即“所业有成”者，方给予试医图章，准其开业行医。学校实行寄宿制度，学生在这五年之内，不准回家眠食。就是一天的作息授课时间，规定也很严格。学生每季考试一次，根据考试成绩，重新分班学习。

教学内容分专业课和普通课。专业课除中医经典著作外，还有学堂自编的《利济元经》、《利济卫生经》、《蜚庐诊录》等多种医学讲义，普通课除国文、历史外，还有体操、音韵、书算、术数、制造、种植等等课程。学堂还积极诱导学生进行课外阅读，曾制订“医藏书目录表”，把医书分为必读、必阅、必备三类。对这三类医书，规定“必读之书当循序渐进，必阅之书当择善而从，名家则现其独到处，专家则现其独异处”。在课外阅读方面，更难能可贵的是，学堂把当时西方传入我国的医学著作及其它

书籍，也介绍给学生阅读。实开我国中西医结合之先河。

学堂很注意培养学生重视实践，除在医院进行临床习实外，还要求学生在校园内种植药物。陈虬道：“读遍图经千部，不如栽药一区”。同时，提倡在学堂内开展学术争鸣。学堂刊行的《利济学堂报》，也是我国最早的一份医学杂志，刊登医学方面的著述，都是学堂教习、医院医师与学生撰写的文章。这对推动学术研究，鼓励医生总结与撰著临床经验，丰富我们医学宝库，曾起过很大的作用。利济医学堂的师生，后来有著作问世的有数十人。如陈葆善，瑞安人，著《白喉条辨》；陈侠，瑞安人，著《陈季子医案》；池志激，瑞安人，著《卧庐医案》；刘玉如，温州人，著《金匱注释》；胡鑫，瑞安人，著《古三学之源流》；郑叔伦，永嘉人，著《修正丸散膏丹配制法全集》等等。这些著作都有一定价值，而其中《白喉条辨》一书，因白喉险证，灵素以来未有著录，为我国医学填补了一个空白，曾被收入“中国医学大成”丛书中。

利济医学堂因为在当时是具有比较进步的办学作风和教育方法及思想，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医生，所以，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声誉很高。浙南各地要求入学的人很多。于是在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即创办后的第十年，陆续又在温州市、永嘉县、平阳等地设立分校。

利济医学堂大约一共办了十八、九年，据有关资料记载统计，学堂为浙南一地至少培养了三百余名，既有相当高度理论水平，又有丰富临床经验的优秀医师，和提倡学术研究与争鸣，以及开启浙南中医办学风气，使浙南中医办学代兴不衰都起过不可磨灭的作用。继利济医学堂以后，在浙南先后有永嘉中医学社、国医国学社、普安局等中医学习班的开办。所以，最近温州籍学者、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一级研究员、浙江省中医药研究所所长潘澄濂老医师，为《浙南日报》撰写的《故乡之行》文中，就希望温州中医界“团结一致，共同奋斗，让‘利济医学堂’的传统风气重放异彩，并为四化服务，作出更大的贡献”。肯定了利济医学堂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注】

①利济医学堂和医院的开办时间，文献缺载。但《利济学堂报》是医学堂和医院出版的医学刊物，也是我国一份最早发行的医学杂志。在仅存的几册中，出版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的一期的封面上，刻识有“利济医院开讲之十三年”文字一行。既然光绪二十三年已是医学堂开讲的第十三年，其开办时间当在光绪十一年，即公元1885年。

②见贾得道《中国医学史略》。

《利济学堂报》创刊于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十二月。根据贾得道《中国医学史略》叙述，我国在医学杂志出版发行方面，最早的是1880年嘉约翰在广州发行的

《西医新报》，其次，是1882年所谓“中国行医传教会”创办的《博医汇报》。但它们都是外国人在中国发行的医学杂志。至于我国自己创办的医学杂志，该书称，1908年上海发行的《医学世界》为最早，而其创办时间远比《利济学堂报》为晚，所以，《利济学堂报》应是我国第一份医学杂志。

《利济学堂报》为木版刻印本，售价为银圆四元。半月刊，一年出版二十四期，以二十四个节气日为出刊之日，所以，各期封面上都印有或“立春”，或“惊蛰”这些节候的名称。它每期一百页，约三万字，其中医学论著文章约占三分之二，辟有“文录”、“院录”、“书录”三个栏目。“文录”主要刊医家论医的文章；“院录”主要刊学堂自编的医学讲义，其次为学堂的一些规章制度；“书录”主要刊学堂教习，阐述医学名著的讲稿。此外为“时事鉴要”、“洋务掇闻”、“艺事稗乘”、“见闻近录”等一些专栏。

《利济学堂报》在当时，它对促进医药学术的交流，繁荣医学都起着一定的作用，所以，在创办的第二年，又在杭州设立分馆，出版发行学堂报。它的发行面很广，在全国一些主要大城市都有代售处，据光绪二十三年第四期末页记载，本郡各地销售点有二十多处，本省销售点有杭州崇文书院、宁波述古斋、绍兴墨润堂书坊、嘉兴天德药行、金华张寿仁药铺等等三十来处。省外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州、汉口、福州等大城市都设有代售处。甚至还远销到港澳。

《利济学堂报》在我国医学报刊发展史上有其重要的价值与地位，但可惜刊物遗留极少，作为它的创办编辑发行之乡的瑞安，亦仅予存三册，今保藏在玉海楼。

甲子端阳寄台北旧友

洪 瑞 钊

国运中兴气象雄，
榴花更比去年红，
轻舟竞渡人如海，
广陌赛球气似虹。
农村遍涌万元户，
城区争夸百货丰。
亿万中青齐奋起，
欣看“六五”显丰功！

按：洪瑞钊，字君勉，瑞

安城关人，原国民党起义，立

法委员，现任上海民革委员、

上海市政协委员。此诗录自

《上海民革》1984年6月15日

第41期

改良派重要人物陈虬的轶事

林 炜 然

陈志三(虬)先生与我一位叔祖同学，又是我母亲的姑丈。我在孩提时是见到他的，而没留下任何印象。但由于他的天资和行动不寻常，而身世变动又大，所以我自幼从父母和外家听到过他的不少轶事。现在本着“不论其书，论其轶事”之旨，选择影响他思想、性格形成的，以及表现他的反抗精神和改革热忱的，分述于下：

一、世居瑞安，却去原籍乐清应考

陈先生的祖上因为当了瑞安三港地方的小吏，早于明正德间(1506~1521)就由乐清移居瑞安西郊竹排头，到他已经十三世。本来他大可改入瑞安籍，以便就近投考，却何以要保持原籍，去乐清应考呢？记得有篇关于他的传记解释说：因为他的祖父是个敲梆的，身份微贱，而当地瑞安晓得的人多，怕被揭发，所以只好到原籍乐清去考。这话，显然是就现在情况想当然的，并没了解过历史实际。先生的祖父当更卒，是事实，更卒虽然穷苦，但当时认为是正当职业，是良户，子孙是可以应考的。(我国自隋唐建立科举制度，虽然弊病很多，但较之前代却有一个优点，就是并不计较门阀高低，而只分良贱。贱，只指娼优皂隶等，此外都是良户，所谓良民百姓。)由于童生出考，倘得录取，就可逐步应乡试、会试，直至点了清华的翰林，积资，还可当上公卿。所以当时对于良贱的调查是十分严格的。报名时，首先要由一名当地廪生具结证明家世清白，叫做认保。报名后，学官还要分派另一名廪生复查，再具结证明所保是实，叫做挨保。手续完备，才得参加考试。所以照章他倘不得应考，即使到乐清去，也仍然没法过关的。至于他所以考乐清籍，是由于他大哥和二哥已经这样在先，而他哥俩何以这样，实际由于当时瑞安科名发达而考生众多，竞争很难，所以保留原籍。当时本区各县移居瑞安而仍考原籍的十分普遍。

二、世代寒微与崛起鼎盛

陈家自移居瑞安后，积世没有过读书，经商取得社会地位的。不但他祖父是更卒，父亲也是个漆匠。传说：一回新年，他祖父照例向一个郭姓士绅家领取节赏(俗称讨年糕)，偶然坐在他家中堂的客座上，被那主人见到刮了耳光。他流泪回家对儿子说：“你是没办法了。下一代无论如何要让一个读书上进，争我这口气！”不料这位漆匠竟

含辛茹苦地让五个儿子都读书，而儿子们又全都考取秀才，老二再拔了贡，老五也补了廪，他老三还中了举人。瑞安人羡慕他家崛起鼎盛的情况，当时流行着顺口溜说：“头代——析析；二代——索索；三代——中背榜里落！”（因他中的是末了一名）

三、少年艰苦的一斑

他平时在训诫亲友子弟时，经常提起：自己入泮后，家还租住人家的三间厢房。那时他大哥、二哥都已成婚，两旁房间作为嫂嫂的洞房，五弟跟父母睡在中间后面的灶房，四弟出门坐馆，只他就连睡的地方也没有。幸好那份人家在中间原摆有桌子和一宕几椅。他每晚就把两只茶几放在桌子两头，一头垫高，解开铺盖放在上面睡，次早卷放父母床里。直到他结婚才典住较大的房子。又说：大部头的书买不起，向好友借来，就兄弟们分抄，抄完马上送还。其实亲自抄过的书才看得透，记得清。

四、婚姻与联襟们对他的看法

他十五岁进学，经过一次岁考就补了廪。人家因为少年考取，必然天份高，前途有希望，倘没订婚的，就不计较门阀，不要彩礼，将女儿许给他，叫做“攀新进”。他的婚姻就是攀新进的。他的舅兄（我的外祖）和他三位较年长的联襟都是循规蹈矩，一心猎取科名的。但他除应科举外，却襟览泛滥。除精读医典外，还钻研唯识。为深入研究，曾跟天童某法师学梵文；稍后又贪读汉译西书。那四位郎舅联襟虽然衷心佩服他的渊博，但指趋不同，所以仍然疵议他：“不入于佛，便入于夷；非夫子之徒也！”但四人中，除了一人后来继续拔贡外，余三人都只取得起码的功名（秀才）。而他却补廪，拔贡后还中了乡举，这是他们意料不到的。

五、两度科场风波

他入泮后，为了干涉地方上一件不平的事，搞得瑞安知县丧尽威仪，啼笑皆非。当学使案临岁试，向地方官垂询当地士风时，该知县便乘机哭诉：陈虬包揽词讼，藐视地方官吏。学使受了先入之言；而包揽词讼又是清朝历代皇上圣谕严禁的，故甚为震怒，决心要革掉他的功名，而苦无左证。故于他缴卷时，借口考查有否抢替情事，要他默写原卷。其实企图候他未默完时，声言只在核对笔迹，不必全默，即将卷抽回。于是把原卷消灭了，而把默卷作为没完卷，好革掉他的功名。哪晓得他望色听声，已知事有歧蹊，即予以防备。学使把卷抽来，原来题目前面加有“奉命恭默”字样，计不得逞。又见他年纪轻轻的，不禁地连声说：“好本领，好本领！”只得照公评比，让他以高名次补了廪。

后来他中举回里，正在贺客盈门设宴招待时，突然原主考来电，促他晋省。大家愕然，不知何故。惟同时参加乡试的生贡们据科场透露出来的消息：他的试卷大受激赏，原拟列在第五名。后因发现某处有违碍的地方，两位主考考虑：倘不取呢，不甘失去这样一个才气横溢的门生，取在前列呢，又太显眼，故把它抑置榜末。因而大家推断，问

题定然出在这里。但倘是勘磨大员到来发现问题，那撤销他的功名就是，何必要他晋省呢？他到省后，原来考主果真是为违碍事仍不放心，要他换卷，把违碍的地方删掉。

至于怎样违碍呢？他自己一直讳莫如深。外间传说则是：他在第二场把佛家学说闡入经义。但我查他的朱卷：头场次题是“日月星辰系焉。”同考官对这篇的荐批有：“融会中西，自铸伟辞”的评语。朱卷里的原文还留有“五星绕日而行”的话。他对新事物是敏感的，倘当时曾全面引用哥白尼学说，提到地也绕日而行，在那认为“地与天并”的时代，就难怪被视为违碍了，这也大有可能的。

六、破天荒的一件事

他生当太平天国革命，英法联军入侵，和欧风强烈东渐的时期。由于形势刺激，他很早就发表主张改革的《治平通议》，创办了近代化的利济医院和医学堂。以后还参加公车上书，戊戌政变时被通缉。还有两件事，人们一直重视不够：他曾用换帖结盟的旧习惯，组织了专业合作社式的心兰书社；由布衣班发展为下层知识份子所梦想的社会主义新村——求志社。（这事为当时旧人物所侧目。他去北京会试时，曾受到他中举时的副主考的诘问）不过这都应该在他正式的传记里叙述。我这里只着重提起他一件破天荒的事，就是：他次女苞姑（于我是表姨母）至少是浙南地区，甚或全国汉族的第一个没缠过足的女性。

当时父母选择儿媳，除了门阀、妆奁之外，对于女子本身着重是金莲短小，以为这可以窥见闺门风范。倘使幼小时不缠好足，将来婚姻就大成问题。我估计：我这位姨母出生约在光绪（1879）五年左右，而为求足短，四、五岁时必须开始缠。换句话说：他在一八八四年左右就冲决这千年积习的纲罗，不让女儿缠足。回忆当我五、六岁时，一次迎神赛会跟着母亲去外家看戏。我母亲带着我，两表姐妹在看台上坐在一起。当我下去买零食时，看见一个老太婆正在招呼她的同伴，指指划划地轻声说：“来呀！来看志三爷的女儿。没缠过足的，有趣肆啊，就像个尼姑！”可见他当时是顶住一般社会舆论的。

我又听说：蔡子民（元培）先生点翰林后，元配夫人逝世了。他对于续弦的选择提出三个条件：不缠足；不迷信神鬼；识字。他物色到只有苞姑符合要求，就托人向陈氏求婚。陈曾答允，但由于那时的交通情况，陈夫人虽曾同意爱女不缠足，但坚决不让她远嫁绍兴，因而作罢。蔡以后才与黄仲玉夫人结婚。苞姑则与新派青年，上海求新厂附设机械专业学堂学生郭仲宣结婚，恰是刮她曾祖耳光的那个士绅的曾孙。

值得附带提起的：我这位表姨母不但识字，且有妇科、儿科的医疗知识，常为女伴和小辈处方，效果颇好。解放初期的一天，我为一件事到她家去。辞出之时，她追嘱说：“你妈生前栽的那株五叶桃乃是良药。要肥了晒干收藏，各人索取，散了可惜。”凡此，都可间接见到她父亲对于医药知识普及的热忱。

七、医院匾额和放生池石刻

他建造利济医院时，请以太仆卿致仕的老翰林孙衣言写匾额。孙写给他的却是“利济医舍”，并说明：院字，如翰林院、都察院、理藩院等都是中枢机构的名称，民间建筑未便僭用。而医院二字尤与太医院相抵触。陈听罢，就对来人脱口而出地笑着说：

“‘甚已哉！子之迂也’。怎么没想到：慈田院、养济院也是这院字呢”。便将“舍”字剪掉，另请同样惯写柳体字的，薛遇宸添上个“院”字，刻石嵌在大门上面。（现在该处已改为福利院，但原门额还留着。前三字笔势奔放锋利，后一字浑璞严肃，显不相称。参阅封2图片）当时院内同仁也有向他进言：即使坚持“院”字，也应全部改写，何必这样留着不愉快的痕迹！陈却激昂地回答：“他改我那‘院’字，难道我就不可改他这‘舍’字？留着前三字，才表明：不应把老翰林的什么都捧到泰山绝顶”！

飞海楼本东临人工河，但孙为要求书库三面环水，于楼前开凿支渠，于后面挖一大池塘以便多多蓄水。而陈因他前面挖掘的乃是直通太平石的道路，而竟不先与当地住民商量，很觉气愤，就出面阻止，吵了起来。孙弟锵鸣因为曾是陈的问业师，囑人告诫他：不应对前辈这样桀骜不逊，且语涉威胁。陈愤激地说：“我这个‘现任’生员（他那时还没中举），还忌惮你那休致翰林？！”（锵鸣前因金钱会激变事，被勒令休致——相当于辞职。）即拟将孙氏兄弟居乡专恣，和在城墙背后开凿池塘，设逢战乱，大碍防守，且三品卿住宅照屏隔河，也不合体制各节，提供有关的给事中、监察御史们上奏弹劾。当有士绅前来关说：预防书库延烧，乃是雅道，与一般侵公肥私究竟不同。并为调停：池塘以行善名义，立碑称为放生池；照屏两头骑河接砌到住宅，改为外墙。陈同意了，但放生池三字坚要老头亲笔。孙家只好一一照办。

八、关于瓯文

他熟识汉语音韵学（但限于今音部分），虽没学过欧洲语文，但有梵文常识，因而很早就主张创制拼音文字，便利劳动人民。由于在本世纪初以前，西欧还是以拉丁文为公用书面语的，而视各国国语为一方的语言。陈因而认为：在我国，官话（相当于普通话）是公用语，而各地方言与英、法、德等国语言相仿，所以把由字母拼成的温州话称为瓯文。他于1933年发表了《瓯文七音铎》（字母的写读和拼音方案）和《瓯文音汇》（照音类分列的汉字温州读音拼写表）。

他在那时就主张拼音文字当然是进步的。而在与普通话距离较大的方言地区，照母语拼写扫盲较为便利，也未可厚非。何况他在《七音铎》的例言里说：拟续著《官韵正》，有以识字为基础，进一步推广普通话的企图。这样，容易掌握对应关系，可以迅速转化，对推广普通话其实有利。

不过他创造的瓯文字母，除了声母都念促音入声，大可减少它的名称干扰了韵母，而韵母都念舒音平声也可强化韵母，使拼音准确这一优点之外，其它缺点很多。现将重